



陕西出版资金资助项目

从生活到艺术

画谈·丛刊集

主 编 邢庆仁
执行主编 蔡亚红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陕西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文化部全国画院创作研究国家级项目

从生活到艺术

画谈·丛刊集

主 编 邢庆仁 |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执行主编 蔡亚红 |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画谈·丛刊集 / 邢庆仁主编.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6

ISBN 978-7-224-11895-7

I. ①画… II. ①邢… III. ①绘画评论—中国—现代

IV. ①J2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44471号

画谈·丛刊集

主 编 邢庆仁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6开 37.5印张

字 数 580千字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1895-7

定 价 98.00元

前 言

“画谈”从开始到今天算起来已有五个年头，出刊22期，垒起来也是厚厚的一摞，借着要正式出版，将它定名为《画谈·丛刊集》。

“画谈”是请画家来谈画，不仅要谈出想法、看法，还要谈出办法，并从实践中获得养分，引导艺术创作，最终由画来说话，这好比故事讲多了自然会得出道理。艺术也不是等有了灵感才去创作，而是在平常的生活中和灵感不期而遇，擦出火花。艺术上没有捷径，今天的面孔就是岁月的浸染，谁也无法阻止每一个人成为最好的自己。从“画谈”一路走来，我能感觉到大家艺术精进的呼吸和成熟的方向。

“画谈”的每一次聚会都是我们丰满心灵的盛宴。那些掏自心窝子的话时常道出自然状态下人所具有的野性，只是这些在我们的身上已渐渐褪去。当曾经的美好和幸福勾起我们怀念时，那些藏在心中的无奈、困惑甚至是愚昧，更需要我们清醒。丑掩盖不了人性的美，也包裹不住生活的苦难。我们只有面对面地说出来，才会走出曾经的阴影，懂得高贵、浪漫，懂得艺术，懂得自我。

“画谈”的理想和精神始终是坚持从生活到艺术再到生活，深入民间乡土，从传统中获得感悟，给艺术注入新的话语。我们虽无法在传统里安身，但又不想流浪得太远，我们激活不了传统，起码可以激活自己，在生活里找到安身的家。

在要写完这篇短文时，我收到微信圈朋友发来的一个小女孩写在作业本上的话：“我想变，变成一棵树。我开心时，开花。我不开心时，落叶。”

邢庆仁

2016年1月1日

目录

第一期	从霍明谈起	/ 1
第二期	从吴冠中谈起	/ 19
第三期	怀念王炎林	/ 41
第四期	从黄宾虹谈起	/ 61
第五期	画谈·年会	/ 97
第六期	从伍眉画社谈起	/ 119
第七期	从贾平凹书画谈起	/ 155
第八期	蔡鹤洲 林金秀艺术生涯百年纪	/ 183
第九期	《从生活到艺术——画谈·访问集》精选	/ 203
第十期	关于画的艺术精神	/ 225
第十一期	长安画派的最后写生	/ 257
第十二期	纪念方济众先生诞辰九十周年	/ 275
第十三期	从崔振宽谈起	/ 311
第十四期	从郭全忠谈起	/ 347
第十五期	《康定归来》首发	/ 391
第十六期	人物画与笔墨	/ 409
第十七期	我的延安	/ 427
第十八期	陈笈咏的艺术人生	/ 443
第十九期	从70、80后谈起	/ 469
第二十期	从七人画展谈起	/ 501
第二十一期	从张振学习作三卷本谈起	/ 519
第二十二期	从终南山谈起	/ 549
后 记		/ 596

画谈

01 主持人 邢庆仁
时 间 2010年6月1日
地 点 万年饭店

第一期
从霍明谈起

霍 明

- 1927年生，陕西朝邑人。13岁考入陕西省立兴国中学。随冯友石先生学国画6年，为首届和第二届兴国中学美术研究会会长。1946年，考入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入关良油画工作室学习油画。1949年，从杭州国立艺专毕业，投笔从戎，成为一名军旅画家。新中国成立后，随军赴朝鲜参战，担任摄影美术组长。作品《炸炮楼》入选华东军区美展，获二等奖。1957年回到西安，在陕西省立西安艺术师范学校任国画教师。1986年、1987年、1995年，在陕西省美术家画廊举办过三次个人画展。



2010年6月1日上午，万年饭店三楼小会议室内高朋满座，少长雅集。霍明、崔振宽、郭全忠、张振学、罗平安、王炎林、张立柱、邢庆仁及陕西国画院几位年轻画家共14人，从霍明先生的画谈起，欢声笑语，品茗论艺。在邢庆仁主持下，一场关于美术的学术盛宴渐入佳境……

霍明先生是一位满头银发的慈祥长者。他年逾八十仍精神饱满，早年毕业于杭州国立艺专，受业于冯友石、关良二位教授，曾亲聆林风眠、黄宾虹等大师的指导，多年来专攻戏剧人物画和山水画。霍先生的人生经历丰富而传奇。他于1946年前往杭州学习绘画，其时正是中国美术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艺术思潮选择向两个方面分化的转折时期，30年代发展起来的左翼美术已成为一股强大潮流，中国传统绘画受到强力冲击。他进入新写实派代表人物关良油画工作室学习后，认同林风眠坚持传统与现代并重，有选择地吸收西方艺术为我所用的观点，在这种观念的引导下，开始了他绘画艺术的学习与实践的起步。这一段置身新美术运动浪潮的经历，对他的人生观、艺术观产生极大影响，他占据了认识艺术的高地。他毕业参军在抗美援朝前线搞了几年摄影，回国后当过教师，图书馆馆长等，还有八年下乡社教劳动的经历。几十年后，经过几重身份的转换，历尽人世沧桑，当他有时间和精力回归绘画创作时，已经出手不凡，作品真正体现出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的融合，用笔洒脱自然，风格简约概括，让大家惊叹和赞赏。

霍先生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长者天高云淡、宠辱不惊的人生态度；看到了他于画外吸收营养之广泛，对中国传统艺术中戏剧、书法、诗词等方面深入研究探索而积累的深厚功力。他给自己的斋号命名“大睡堂”，大睡是一种深度睡眠，追寻梦想的状态，不迎合，不媚俗，默默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耕耘。他的作品尺幅很小，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不为商品，不为展览，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他热爱戏剧，也热爱

戏剧艺术家，在他的戏曲人物画中，经常题上戏名和自己喜爱的演员名字。他还把戏曲中的人和事对应于生活中的人和事，一旦有所感悟，即转化为心中的艺术形象，付诸笔端，从而形成自我的笔墨风格和艺术语言。霍老的山水画，上追宋元诸家，下学黄宾虹、傅抱石，既有北宗的气势，又突出南宗的温润细腻，在众家法度间取舍平衡，为我所用，做到了有法中的无法，追求天人合一、超然物外的大境界。面对别人的夸奖，他会谦虚地说：“没有啥，我还差得远。”从他的画的题记和诗词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对人与自然，人与艺术关系的理解，如：“驴小人瘦，天宽地厚。”“一生如烟云，半世梦中人，醒来秋已老，西风叩家门。”“性喜坐阴凉，更觅味深沉。”“篱院小，柴门低，莫向残阳叹客稀。攘往熙来烟云过，门前各自扫尘泥。”（此句为霍先生老伴湘云先生所作）他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希望达到自然与人的和谐统一。这种追求在当下固然不合时宜，但却有一种高尚的魅力。真正追求艺术梦想的人，总是毫无脾气，谦和虚心，把自己看得非常普通。面对这样的胸襟和气度，直如一面镜子，照出当下某些艺术家的浮躁虚假，急功近利。

谈到艺术创作，霍老认为画家应该是个杂家，对于传统，30岁、40岁、50岁往进走，60岁以后往出走，学画就是要悟，像佛教禅宗的修行，不要让形把你局限住。林风眠曾跟他讲过，画画抓住第一感觉很重要。霍老说，画画还要独裁一点。霍先生性格开放，受到众多高手的点拨，画画得好，他所学的东西都在起作用，在当下庸俗之气蔓延之时，能看到霍老这样的东西很难得。要想进步，我们要补很多画外功课。

窗外细雨绵绵，室内茶果飘香。这是一个小范围聚会，参加者自由发言，没有禁忌，大处谈艺术精神，小处聊日常琐事，大家表达的却是真实的意见，只言片语，不时有思想的火花在闪现。这个小小的研讨会具有学术的纯粹性和严肃性。

呼延胜

邢庆仁 今天这件事的缘起是上星期五参加陕西长安画派艺术研究院的活动时，郭老师、崔老师问我是否认识霍明先生。我说霍老是我们朝邑人，他的画经常见，戏曲人物见得比较多。郭老师说画得特别好，特别喜欢。两位老师说能不能找个时间约一下霍老，一定要人少，范围小，使大家能畅所欲言。于是约定在今天。当时想在终南山找个比较悠闲，能听见水声、看见水流的地方，又考虑到霍老先生年长怕不方便，老先生们心里有山有水，就不一定非要到有山有水的地方，于是选在万年饭店，是因为这里僻静一点。选在万年饭店有多层含义：在座的大部分都是我们的长辈、老师，希望我们的老师健康长寿，希望这种聚会能经常自由地举行。今天还来了画院几位年轻的画家，他们与我的心情一样，能近距离地与我们的长辈、老师在一起，感受他们的艺术人生、艺术观点、艺术看法，这对我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看了霍老的画感到温暖和安静，这种温暖不仅连接着霍老而且连接着老师的老师，我们今天在这里重温这份安静和温暖，使我们感受到艺术的灵光、生活的灵光，希望获得一种启示。今天我们又特别邀请了罗平安、王炎林两位老师，我们一致认为他们最敢说真话、说实话，感谢各位老师。

5

郭全忠 我本来想范围更小地与霍老见面，更贴近地面对面交流。振学把画册给了我，我看了很激动，我们俩已议论了一阵。那天与崔老见面又说起霍老的画册，我俩又议论了一阵。我说想去拜访霍老，崔老说已去看过霍老，同时又说他要和我一起去家访你。庆仁当时在场，庆仁是画院副院长，画院是一个专业单位，以画院的名义组织一下，比我们个人私访要强。现在社会大家都在玩虚的、空的，玩实的、玩学术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画院，包括在座的各位都是搞学术的人，今天这个聚会范围虽小意义非凡，因为它是纯学术的一次活动，这是我对霍老的定位。我们画院的立院之本就是搞学术，大家都知道这几年我们画院有过挫折，我觉得今天又是个好头。我希望坚持下去，不管别人搞什么，我们自己坚持学术，再过十年、二十年会看到它的意义。我们画院坚持学术几十年，造就了我们这一批人，继续坚持，我们还能造就一批人，这是鼓励庆仁今天主持这个活动的意义。我见到霍老想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得‘道’了。”不论哪一行，搞一辈子，无非是想得“道”。我们这一行的“道”就是真理、至理，绝对真理。我们画画就是为了达到一

个境界，我说霍老你得道了，虽然简单却是我的最高评语。我认为人生无非三个阶段，第一，寻道。长时间寻找道路，这个阶段需要虔诚，虔诚到像藏族朝圣路上的匍匐前行者，等身画线，五体投地，一分都不能越过，我想在座的能有今天也都是这样过来的。寻道过程要有严肃、虔诚的牺牲精神。第二，得道。这很难，对一般人来说虔诚地享受寻道的过程就足够了，能得道者少之又少。寻道不一定就能得道，这里有个人才等许多因素的问题。第三：殉道。这是更难阶段，有很多人得道了，最后拿这个道去索取身外物，我觉得他还没殉道。屈原不投江，耶稣不钉在十字架上都不能成为其自身。必须经过这三个阶段，你才会变成你所从事的事业中让人类不会忘记你的人。我将这三段话献给霍老。

6 崔振宽 我认识霍老的时间已经很长了，霍老对我也很关心，我的几次展览霍老都去看。霍老的戏曲人物、山水都很有意思，很好。霍老的经历是我们所不具备的，在座的我们这一辈人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上的学，对绘画的理解比较狭隘，新中国成立都是画素描的，还是用铅笔画的，霍老那一辈人是用炭条画，他们受法国影响，我们受苏俄影响。霍老这一辈人新中国成立前都是在南方学艺的，那时咱北方较弱，我记忆中只有个技艺美专，是教手工的叫手劳。在南方学艺术的这一辈人，老师都是林风眠、刘海粟、黄宾虹，油画老师是庞熏琴、吴大羽等等，他们的经历见识就不一样。霍老既有经历，又得道了，又在咱们身边，给咱们讲讲他的经历，哪怕只是只言片语，咱们听听也都是有好处的。

霍明 杭州艺专那时候是百花齐放，潘天寿能把这些人聚在一起，说明他的思想是解放的。当时有两个艺专，一个是徐悲鸿主持的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一个是潘天寿主持的杭州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杭州艺专在西湖边上，西边是西泠印社。那些老师都是铮铮汉子，我的老师那一辈都难，苦难多。我的家庭清朝时是大家，我的曾祖父往上三辈都是同治到光绪年间翰林院院士，到我这一辈家道已衰，只有老母亲和我，孤儿寡母，家庭给我最重要的影响是国学思想。画画是在兴国中学受到冯老（冯友石）的影响，冯老把爱画画的人组织在一起搞了个美术研究会，我课内课外跟随最多。冯老不光学国画，还接受过日本人教授西画的教育。咱们的西安师范也是因日本人过问，政府才重视起来没有

再拆，原先的中天阁、藏书楼 50 年代拆的。我去南方学画也是冯老指的方向。先去南京考中央大学，专业课不错，数学不及格，没考上，不过在那里遇见了齐白石。去上海刘海粟那里，学费太贵，一学期 20 块银元，上不起。上海期间借住在—山东人开办的木器家具厂，与学徒一起住在木板上，又遇到一位陕西老乡，得知我是兴国中学的学生，资助一些衣物。再后来到杭州入关良先生油画工作室学习。家境贫寒，画不起油画，一张素描纸我曾画过六遍，那时的素描纸全是进口的，很贵，炭条是柳树枝烧的，倒不贵。我一心想在那里打写生、写实的基础，没有做到，油画画得很少，幸好有关老的鼓励，他对同学们说：“霍明谦还有点才气。”那时我叫霍明谦。在学校期间经常去关老师家，关老师对学生很温和。黄宾虹家我去过，老人正在看书，我没敢打搅就走了。林风眠画室四周摆的尽是佛像头，残的、整的摆满了。房间里有一幅大画，大家说是象征派的，内容我忘了。

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读书没达到，行万里路就跑到部队里去了。我 1949 年毕业，杭州当年 4 月解放，那时全国还没解放，我 5 月跟着部队走了，在浙东一带山里转战。在部队搞得比较多、杂，后来到了朝鲜又搞摄影，给战士照相讲究多，不准有半个脸，咱们画过素描的，总想找色调，不行，得要定脸，叫“满堂白”。在部队第一次挨批评是给朱德画像，当时我是美术组组长，过“八一”要在操场上画毛泽东、朱德画像，我画朱德。那时的部队领导大都是长征过来的，我们的政委看了说：“这是谁给朱司令脸上贴膏药？”因为油画有笔触，康政委嫌不够光、亮。

我是一个杂货铺，水粉、漫画都画过，木刻也刻过，在当时都有作品发表。我的体会是 30 岁、40 岁、50 岁以前往进走，60 岁往出走。我不是画家，是一个平常人，以平常心看待一切，不羡慕红红绿绿。全忠说我得道了，我没得道，得道就要悟了，我没悟。我是画自己的心，画山不是山，画水不是水，是心。不要让形把自己束缚住。我开始就很受形的束缚。当然学画之初打基础是另一回事。古画讲究读书写字，不写字不行。音乐我也爱听，喜欢秦腔，也喜欢肖邦，古今中外都要涉猎。把事情看开点，登高望远，后退一步，凡事不可强求，是咱的就是咱的，不是咱的不去勉强。《百家姓》《千家诗》《论语》《孟子》一直到《春秋》《左传》，小时候虽然都读了，但都是囫囵吞枣，不求甚解，学识

不够。大家都应该再读古典，要在画外多下功夫。我画戏曲人物，戏曲人物是谁给我的？是易俗社、三艺社、正艺社给的。当时两毛钱一根签子，拿签子进去看，那时小，有时不买票人家也就让进去了。我们兴国中学除了美术研究会外，还有个秦腔研究会。我演过戏，是票友，戏里的一招一式都很熟悉。我的生活虽然苦点，心情还是很广阔的。林风眠老师说：“抓住第一感觉很重要，抓住了还要延续下去。”我的体会是一气呵成。关良讲：“要单纯化，单纯不是单调。”关良曾拿黄宾虹的画给我讲：“这是好画。”他说，“我想求他一幅画，一次在他家坐时，无意中看见他裁下来一条，拾了起来请他题款，画有三尺大小。”我当时不太明白关良学西画的，又对画国画的黄老感兴趣。石鲁病重时我去看望，叶坚说我：“你咋不拿一张纸让他给你画？”我说：“我没有那种想法，我是去看他的病的。”我倒是拿了一两张自己的画去请教，石鲁说就这样画。记得一次在美协，几位同人说起解放以后画人物的画家，大家谈到蒋兆和、刘继卣等，石鲁补了一句，还有一位大家——关良。在延安时，我曾碰见当时陕西美协一位负责同志，问起关良的画，他说就不会画画。我心里明白，关老师是大智若愚，那是他的哲学境界，画品即人品。崔老画的山水，山水本身也是来启发人的思维，加强人的修养、道德。美学就是真、善、美。人生如戏，酸甜苦辣、爱和憎都在里面。写意，意就是心里的心音。我84岁了，吃穿简单，一天总还想在那过瘾，无非就是笔在水里蘸两下，在宣纸上胡氍两下，淡泊明志，“道”就是意境。交朋友要讲民主作风，画画要独裁一点。

罗平安 霍老的画以前看的多，真正接触缘起振学，振学说霍老是他老师，咱一起去过红河谷。前些天霍老叫人给我送来画册，我儿子罗伟是搞现代的，刚好从北京回来，看到画册说画得这么好！现在能静下心来搞学术的人确实越来越少。大环境变了，人心变了。现在提出“一手抓科技，一手抓经济”，科技就是要用最快的速度，最简便的方法弄钱，经济更不用说，一切向钱看。现在绘画走向市场，利益集团化，人心乱了。霍老画画心不乱，绘画是寂寞之道。20世纪80年代贾又福、刘勃舒请我给中央美院学生讲了两次课，我说：“艺术家的花环不是套在脖子上，是套在墓碑上，这是一个苦差事。”前个阶段美院12个年轻教授办了个小品展，姜怡翔打电话说请我喝酒，把我请去了。我去时正在开研讨会，

杨晓阳在讲话，晓阳讲要一人一品。我看完画说：“一人一品，品是品德、品格、品位。你们12个人搁在美院这个平台。可能你一人一个面貌，搁在陕西你还有点面貌，要搁在全国这个大平台去看，去检阅才最重要。”我们眼光要放大，不要只在小范围内认识自我。霍老说画画要单纯，单纯不是简单，随意不是随便，我在你的画中感受到了。现在这个物欲社会静下心来很难，人活着是要吃饭，但活着不是为了吃饭。人还要有精神追求，特别是搞艺术的，全忠说的“道”，有多少人把“道”弄明白了？现在许多年轻人还没咋样，就想扬名、想弄银子，把自己毁了。霍老的戏曲人物，那么感人、生动、用笔有趣，人家不是用眼睛画画，是在用心画画。

张振学 今天更重要的是大家能坐在一起说几句话，已快十多年了，我们处于云里雾里，大家心里都不舒畅，找不到舒畅地把心里话说出来的机会。霍老的画册大家看了确实都很感动，为什么感动，大家都说了，我不再多说。我还是十几岁的孩子时，在书院门陕西省师范学校读书，霍老刚从部队回来，给我当老师。那时齐白石在美协有个展销，最贵的是山水、人物，40块钱，便宜的小虾、螃蟹5块钱。我当时正在学校学素描、色彩、透视，和一个同学站在齐白石的《黛庙》画前，红围墙、一个山门，里边有两棵树，后面有两座馒头山，我们边看边发议论：“是大画家，透视都不准，画的啥吗？”这是那时的水平。这张画没卖出去，后来在他死前出的白皮画册里发表。那时穷，花了20块钱买了本画册，一直搁在身边。就不知道买张画，一是没那个意识，想着画册里收的画多，更主要的是看不懂。到了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喜欢李可染的画，在美院借来写生画集，用静拍镜拍成照片，照着照片画了一沓子，跑到建国路找方济众看，方老说：“你喜欢李可染的画，你得知道他的老师是谁，一个是黄宾虹，一个是齐白石，你应该先找他的老师求源。”我直接说我看不懂，黄宾虹画得黑乎乎的，啥也看不来，房子歪歪扭扭的，底下写个中字，中间画个杠就是船。意思是嫌不好。到了四十四五岁进画院时，突然灵醒了，觉得黄宾虹好了，紧追慢赶开始求源，已经有点晚了，前面耽误太多，光写生就写了十几年，说是霍老的学生，当时整个教育促使你进入写实、素描的状态。刚才还在车上对崔老师说：“我们都是素描嫁接下的山水。王炎林从娘胎里带来的，在

上学校时就有那种形式感、形式意味。之光没上过美院，后来当美院系主任，人家也是有形式意味这个东西，他们属于先知。全忠身上也有，早先还没那么严重，后来是感悟得快，我是感悟得慢，感悟得晚了，快50岁灵醒过来，紧赶慢赶都来不及，读书也记不住。素描、透视、色彩都是科学，仅仅只能做艺术认识的一个桥梁，只是技术问题，对艺术，不管是国画、油画，真正应该是形式美感的认识问题。学校教育整个都错了。反过来看霍老的画册，从前到后确实是在画心，是诗意的。我在学校第一次见到的霍老和现在的霍老是一样的，只是老了。他始终是豁达的、随意的、游戏的、自然的，正如他所说，他一生没有把啥事看得很认真，是诗性的。他的题画、诗都写得很好，诗心、诗意很重。黄宾虹始终在法上下功夫，霍老在这一点上比黄宾虹强，比黄宾虹的诗性强、诗意强。法的问题弄到最后往往容易让法又捆住了。霍老刚说冯老说八大只能看不能学，我有同感。那年在南昌看八大展览，啃着干馍看了两天，出来我说：“八大是当皇帝的材料，没当成，人家是手里拿几千斤都能胡甩的人，现在手里拿了几斤算啥。”辽博收藏的荷花长卷，我感觉他就是拿起笔来从这头到那头写出来的，后面的跋我估计他得写一天。八大天分极高，齐白石、石鲁都是天分极高的，黄宾虹是功夫型的，他在弥留之际喃喃自语：“物羨我，三月桃花八月桂，何事催我，三更灯火五更鸡。”一辈子心都操在画画上，没卖画人家成了大家，齐白石卖了一辈子画也成了大家，不是卖不卖的问题，关键是你是不是有心。全忠说的“道”是要用心体会，有些人感悟早，有些人感悟晚，有些人天分高，有些人天分低，天分低的案头要下功夫，要读书。天分高的完善最好的是八大。霍老在这个年龄依然葆有诗性、趣味性、意味性，很难得，在这方面同齐白石有相似之处，老了能返老还童就快成神了。

王炎林 我今天来主要是想听作者本人说说，在座几位也都是我研究的对象，霍老接触不多，画看的时间长了。记得“八五”新潮时，年轻人搞了个“生生画展”，我们搞了个“十八人集团展”，我和王金岭策划的，把雕塑、油画尖子全都拔了，美院有些不高兴，因为没让他们参加，他们后来又搞了个若干人展，显然没有这次好。我记得老崔在签名册上写了“四十更惑”，当时大家都不知道该咋画了，全忠写的是“三十而立”，我已算新潮了，坐在年轻人对面，年轻人矛头都指向咱

们。傅强他们搞过几次更年轻的一代的东西，老年一代的画展我记得有霍老的画。有些事是很难勉强的，霍老的画和他的修养、阅历、年龄段都有关系，年轻一点的人如果要直接入这个门也入不进来，只能学其表面。霍老的画画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他的独门法，森严法度已经演习过了，到了从有法到无法的阶段。霍老师刚说谢幕了，对我启发很大，我现在就想谢幕，谢幕了就没负担了。王林说我：“你还年富力强，得了一场病，受了一次恐吓，就想淡出了。”我说：“我心里承受不了这种沉重。”现在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真正搞艺术的年代，所以现在也没有大师可提。我觉得对画家的评说是多余的，这些人都太有主见了，太知道自己该咋办了，只是还没磨炼到。对自己不满意的画家都是好画家，觉得自己画得很好了，可能不是好画家。因为每个人都有先天不足的一面。

另一个感受是杂家，啥都学过，啥都画过，这都是积累。杰克·伦敦说过：“童年的积累是我最主要的积累。”他装叫花子去体验生活，托尔斯泰家里着火时在一边袖手观火，伟大的人物身上都有体验痛苦的感觉。在过分借鉴当代各种样式的时候，容易出现各种形式，五花八门，看起来很新鲜。像美院有些年轻人，笔墨也不错，样式好像也很新鲜，大家评说时几乎是一边倒的，即使批评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恶捧。批评中的恶捧也是当下的新发现。我女儿在纺织城艺术区策划了几次展览，一些成熟点的八〇后画家画价已经很高了，市场也把他们盯住了，我觉得他们没有体验艰难，艰辛也是一种财富。我也经历过艰难生活，小时候家境贫寒，连环画、年画都画过，粉碎“四人帮”后西安地区的宣传画，一多半是我画的，当时是政治任务。我的第一个专题纪录片发表的时候是人家同情我没钱，国际部给我拍的，我也没给人家钱，中央台直接播了。人一生的磨难其实也很有意思。现在社会在演变，大部分名家是炒上来的，咱也不能要求大家都去沉下心来。中国现在的绘画界没有评判标准，版画状态好一些，国画最差，因为评委不行，都是行政官员。我到宝鸡去很感动，那里有一批人在虔诚作画，我给他们在西安美院策划了一次展览，他们中有人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社会应该让有认识的人去认识，不能有展览不让人家参加，要参加就得低头，就得符合游戏规则，你不低头就只能窝在那，一个人的出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机遇，机遇比才能更重要。霍老也说了，你可以去画一点维持生活的画，也可以画一些放在自己抽屉里的画，这都算是好画家。市场在国外已经很成熟，国

外很多大画家就是在市场运作下成名的，包括毕加索。不能完全排除市场规律，只是中国的市场很不成熟而已，都是礼品画，肯定要迎合，社会的畸形使得艺术必须要变态。

咱们最匮乏的正是霍老他们那一代的强项，诗词歌赋，对音乐的欣赏。我都算是尽可能看杂书的人了，对音乐的欣赏还是差得太远，只熟悉苏联的，这是咱先天营养的不足，只好放在来世了，这辈子没有时间了。值得安慰的是在座各位有拿大奖的，有在艺术上被大家公认的，这已经太够、太够了。如果你真的把绘画当成离不开的，你生命的流程，希望后面能够稍微再走一点，再走就发生在你观念静下来的时候。我现在钱虽不多，但够花了，在物质条件基本具备时，再淡出的时候，就可以随意地画了，不考虑别人说啥，不看别人眼色，咱的画就画好了。从霍老这里我主要接受的是这个信息。他的漫长道路一路走来，低声低调，除过他的经历显赫外，没有多少显赫的事迹，没有各种各样的宣传，没有成为大家议论的焦点，正是这种状态造就了他的这种辉煌。这点我对平安很佩服，有些杂志该上的也不上，他有点偏执狂了，以这为清高，其实没有人宣传你，适当的时候你还得自己宣传。今天来的这些同龄人，包括年轻一点的立柱、庆仁，他们身上的很多我都不具备，所以我办个展览也是诚惶诚恐。年过七十，办个展览，我想低调，把画一挂让大家来看，这个想法被家人、朋友全都推翻了。照样得有个开幕势，请领导摆架势，因为你办展览除了让大家看看你这么多年的成果以外，也是为了宣传，不为宣传，咱花那么多钱干啥？我各个时期画风不太一样，把各个时期的东西摆在那里让大家看一下，好坏让大家去评说，说的不对的咱也不听，说的对的咱作为鼓励，研讨会我也不想开，因为他们说的我都知道，知道的还更正确一点。大家说不行，研讨会必须得开，我也被周围左右。我可能10月份要办一个低调的展览，这展览让我提起来就害怕，太不成熟了。今天来这是来净化心灵的。绘画是很难评说的，过去我吃了六个烧饼，吃第七个的时候我饱了，就说我前六个都没吃，对前六个都是批判的，用不着，像霍老师所说拾到篮子都是菜，明暗素描对咱也没有坏处，实际上现在很多人解决不了三大块的问题，素描是一种观察方法，不是一个画种，这是义潜说的，他还说：“画画的人多的用簸箕撮了，懂画的人很少。”在座的正是因为你们懂画，不是你们很用功，用功的人很多，邵养德说，死画画，画死画。糊里糊涂一辈子